

中短篇小说

马雪枫文集

小说卷

残绢

马雪枫 著

第4卷



团结出版社

马雪枫文集

小说卷

残绢

马雪枫 著

第4卷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雪枫文集. 残绢 / 马雪枫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126-2681-2

I. ①马… II. ①马…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③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②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83092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毫米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600千字

版 次: 2014年5月 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2681-2/I.963

定 价: 268.00元 (全八册)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目 录

CONTENTS

残 绢	001
鸿 沟	041
成 器	044
死去活来	046
更年月	069
花故事	105
小河鱼	108
难 言	126
在风化	132
阳 气	137
体会做梦	142
得失天涯	151
阴阳红花	157
流光无痕	204
落 红	209
汤 浴	225
雪的原野	251
那一晚	259
被 撕 裂	267
留 底	293
绳 子	299
悟 心	303

残 绢

在电视机前世界只是一张晃来晃去的图片。

镇里来了紧急通知，今晚在电视里看李镇长讲话。李镇长去年冬天从省城的一个机关下派，是个结巴。听说原来说话很流利，突然受到刺激，神智迷糊都以为他痴了。到处求医，后来，人的脑子清楚了，说话却结了巴。也不知这说法是真是假。

李镇长今年三十六岁。未婚。到丝都镇时很自信，他的眼光就是与众不同，来自省城甚至首都。李镇长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发表讲话。每当没有声音时他就会想起首都医生的药方，多说话。只要心情好，多说话，就能变结巴为不结巴。他一直有为达到目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从精神到手段的运用。

他从北京回来后就开始吃药，每天上班时喋喋不休，从美国的美丽说到中国的美丽，从天上的雨水说到地下的雨水。见女人说男人，遇男人评女人。无一不谈。看到谁就和谁谈天说地，无论电梯走廊食堂厕所办公室会议厅操场。

开始人们还以为他受了刺激精神不正常的延续，都让着他。后来知道他一个病好了另一个病又来了，便躲着他。他见别人都回避便想出办法，打电话。这年头大多人的心思都在钱上，想法子挣钱，都觉时间不够用。谁有心思听你结结巴巴罗嗦？再说，他的话听了没有实际用途，可又不好意思堵住耳朵。

于是许多人在年终考评时都推荐他，小李为人正直，要培养，应到基

层锻炼锻炼。领导因为小李家庭有一点小小的背景，本身又有病，所以平时也不轻易动他；现在机关的群众都推荐他，觉得有道理，也免得经常在晚上听他电话里期期艾艾的思想汇报了，当然不能委屈小李。这时遇上原丝都镇镇长犯了经济错误，抓了起来。有些人上上下下来活动这个肥缺。领导便开口：就让小李去锻炼三年吧。

说话间小李便成为丝都镇的父母官，小李觉得自己终于找到治病的良方，丝都镇对他来说有着一种秘密的向往。在外观上他也有了施展才华的天空。

一到丝都镇他便向镇民发誓，半年一个样，两年大变样。他不仅说也真的做。他经常在电视里与镇民沟通发展经济的信息。

现在李镇长拿着一叠纸在电视里读纸上的字。

镇民们打着哈欠说着自己的话，有些人把声音旋到无，反正通知里说是看镇长讲话。

饭店里的电视开得很响，吃饭喝酒人的吆喝声比电视还响。

谁也没注意李镇长的眼睛什么时候离开了那些纸，面向大家，不怕语调跳三跳四地说：“全全镇人民动动动员，动员起来找，找到丝丝丝女吴蚕那个猫，对，吴蚕那个猫。谁谁谁能找到吴蚕猫吴蚕猫猫猫，对，我们我们一定一定要奖这个人，奖人，人民币五五十万。对，奖金五十万，五十万。”

瞬时店里的人鸦雀无声。

突然又一阵乱轰叫……

什么？什么？奖金五十万，什么事奖金要五十万？

还想听听明白，电视机里的李镇长脸没了，声音也没了，换成几个由肥变瘦由丑变美的女人在上面激动地跳来舞去，告诉天下人自己是西施。

店里有敏感的人跳起来打电话询问。

这时，丝都镇的电话线路似乎被天空中的魔爪紧紧地抓住，到处都是短促的呼叫声，听不到人语。以后有人分析，可能是那些在糊涂与不糊涂之间的镇民们都觉得自己没有听明白，纷纷打电话想搞清五十万奖金与猫的关系。

那个李巴子在说什么猫？无猫？猫精吧！

镇长的讲话听了没有？没有？好，五十万块钱烧掉了，什么五十万？我也不知道。你问我，我问谁。

你听了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你们单位没有规定看？你们真舒服。为什么找到那只猫要奖五十万？什么猫这么值钱？

你是第五个电话了，我每天都看电视，今天来了几个老同学打牌没看，有什么重要事？找猫五十万奖金？我看你，开什么玩笑，不可能。

这是什么猫？是古董吧？怪不得这么贵。我在北京的故宫看到唐三彩，那种猫五十万美金还差不多，五十万人民币怎么够？

喂，告诉你不是真的猫，是古董。

刚才朋友打电话说的。不是什么猫，是人，是一个女人。

不，我听清清楚楚，真的清清楚楚，是说那个猫，养蚕的猫。

镇政府到底要什么样的猫呢？丝都镇那晚有多少人在遐想猫与五十万的关系，可能是镇史中的谜了。不管什么猫，丝都镇的每家每户总有几个与猫有关的物件。

中国的丝绸有五千岁了。丝都镇的蚕丝自然也有五千岁了。那年在钱山漾挖出了全世界最早的绢片。丝都镇以出丝闻名，一代一代的绵延，五千年来人们都在养蚕，为了保证蚕宝宝的生命，家家都要养猫。

要不是李镇长最后结着嘴巴强调也不会有这么多的镇民彻夜不眠。彻夜不眠地想那五十万奖金的猫了。

人们活着，喜欢生活越变越好，又常常困惑不知如何活着才会好。在

这时总会有一种声音响起：我们年轻时才真叫苦……

每个年代总有些人老了，又想证明自己的存在的价值，便以说过去的苦过去的难来求生存。

几乎当朝的人都喜欢以厚今薄古的事例证实自己做法必要与独特。我们会看到那些善于忆苦的老人常常走在场面，被当朝者奉为德高望重的座上宾；那些只会津津乐道忆甜的老人几乎流落街头，连街坊邻居也嗤鼻摇头。

大多数的人感应着时代像呼啸的列车拖泥带水地向前滚，以为人类真的会进入达尔文的书中。只有少数心理和生理不太正常的人才会想那地球是圆的，向前滚的列车终究会风尘澎湃地滚回来。什么时候回来？谁能弄得清楚？个人的命运有轮回的说法，那么人类的命运呢？

第二天，天还没亮，镇政府门口排队的人像一条时时分分都在生长的花龙，它发育的速度比太阳起床快得多。组成花龙的人们各自的怀里搂着各色的猫。

有咪咪叫的活猫。有各种姿态的瓷猫泥猫木猫。

有电子猫刺绣猫竹子猫油画猫国画猫花布猫丝绸猫……

焦急的目光在自己的猫和别人的猫之间闪烁，等待政府开门上班，然后献猫验猫，再然后就是数着一叠一叠的钱回家。

晨色中一个激动的打着颤音的嘶哑声在空中爆炸：“李镇长来了！李镇长来了！”

于是花龙浑身颤抖不已，一会儿浮肿，一会儿消瘦，摇摇晃晃地伸向远方。

遥见李镇长单手骑自行车另一手往嘴里塞烧饼油条。李镇长吃烧饼油条？镇民和猫们似乎都有些奇怪，一时间周围变得很静。

李镇长见势下车体察民情：“你们排排排队买什么么？”

花龙不由往后缩了缩首。

几秒钟过去，有一大胆者躲在花龙的腰部，大声地问：“李镇长您说

的猫是不是它？”说着举起自己手中窃窃叫唤的波斯猫？

话音刚落，原来的花龙长龙一下子飞上了天在天上化成烟花，散落在李镇长的身边。

“李镇长，您看我的猫。是不是您要的？是养蚕用的。”

“您看看我的猫。我的。我的才是您要的。”

李镇长思维混乱了，“猫猫？我我我要猫？我什么什么什么时候要要要猫？我要猫猫猫干干什什什么么？”

人群激奋了。“你们当官的说话就是不算数！昨天晚上还在电视里说要养蚕的猫，奖金五十万。今天一看猫多了就不要了？”

听镇民们你一句我一句好一会李镇长才懂个大概，他赶紧把自行车靠在地上，脸胀得通红两手象放风筝似的，嘴里结结巴巴翻滚着断裂的音节：“同，同，同，同，志们，对，对，不起，不是，我要要要的的不是猫猫猫，是，是人……”

镇民们这时已忘了平日里清楚的在父母官面前应说的话或不敢说的话：“猫猫猫，人人人，你说话都说不清楚，还当什么官？帮帮忙了吧……”

这时金副镇长也上班了，连忙上前解释大家才搞清，美国的有个华侨张氏集团，钱很多，他要在丝都镇找一个叫吴蚕猫的女人，如果找到了，就在丝都镇投资十几个亿办工厂开公司。

花龙已经成了没有毛还在时时蹦跹的野鸡。鸡群间人嘴和猫嘴发出声波是断断续续的：“不就是女人吗？我们丝都镇什么没有？还会没女人？”“给他多找几个叫吴什么蚕猫的女人，让他多投一些资，大家做生意大家发财。”“什么样女人这么值钱这么金贵？”一听是丝女更不以为然，“丝都镇哪家没有丝女？”

寻找丝女吴蚕猫的流言如春天的鸟，在那些有女人的做过丝生意的

想发财的人家飞进飞出。是丝都镇的人没一个人会说自己与丝绸无关，这里丝厂里有缫丝女工，绸厂里有织造工，印染厂丝绸服装厂等等，还有各类的丝绸商店。

听说这个吴蚕猫是张氏集团董事长过去的情人，老婆死了就来找她。

听说吴蚕猫是董事长的生母。

听说吴蚕猫是董事长的同父异母的妹妹。

听说吴蚕猫藏着价值连城的药方。

谁也说不清吴蚕猫的模样吴蚕猫的年龄。这样便把那些与丝有丝丝缕缕牵挂又与钱有纠纠缠缠梦幻的女人们带到了希望的田野。她们不分昼夜地忙着跑户籍中心，捕风捉影地自查身世。

户籍中心接到上级指示，把深入细致地查访真的吴蚕猫作为本月为民服务的重要内容，所以连续加班加点也要显出无怨无悔的样子。

七天七夜过去了，战果累累。共查到九百多名有可能是吴蚕猫的女人。

一叠传真到美国，美国的张氏集团除了表示感谢以外又提供一条宝贵的线索：吴蚕猫的年龄在 51 岁到 102 岁之间。

一个轻巧的之间，走过整整半个世纪。寻找的范围小了，可把那些年轻美貌女人的眼前的风月镜打得碎粼粼。红笔刷刷地抹掉五百多个与猫无关却令人回味的名字。

看来年轻貌美命就薄呀……还没等镇里办事人把感叹词说完，美国张氏集团又传来了新的补充：据说这个丝女吴蚕猫精通英法俄日四国语言。

新补充让李镇长感到数不清的毛猴在自己心间荡秋千。他知道剩下的四百多人中没有一个人能达到精通四国语言的水平。看来这个叫吴蚕猫的女人的确不简单。李镇长在荡来荡去的心思中也看出对方的一些破绽，美国方面说的吴蚕猫上线是 102 岁而这次丝都镇的吴蚕猫们最大的也只有 81 岁。他们这么定总有他们的依据。

传真中为什么要用“据说”一词？说明他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现在的方针是要拖延时间稳住对方。把这笔投资拿到手。

李镇长说要从丝都镇以前的大户人家查起，那个年代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太太谁有钱读书，还通四国语言？看来这是一场持久战。于是李镇长亲自挂帅成立了“丝都镇寻找吴蚕猫工作委员会”，也许有了前面有关猫的插曲，人们就叫它“寻猫会”。李镇长在镇民中从“巴子”提拔到“猫头”。有了猫头自然顺理成章的有了猫身和猫脚。

那天，猫头镇长对“寻猫会”猫脚们说，有一点，你们一定要掌握，不管这个丝女精通几国语言，不懂英语的人不能参加美国张氏集团的面试，否则要弄巧成拙。

这么一来名单上的准吴蚕猫还剩七十二人了。

事实证明李镇长还是有些英明的。一星期后“寻猫会”把七十二个人选者的有关材料发到美国。过半小时美国方面就有了回复，说已决定立即派张氏集团驻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凯蒂到丝都镇面试这七十二人。猫脚们还没有从初步成功的喜悦中缓过气来，就立即体会这个大西洋岸立即的含义了。上海来电话，说他们的总经理凯蒂已坐车驶向丝都镇，要丝都镇方面作好面试的准备工作。

接电话的人告诉所有的“寻猫会”的人，这批猫脚顷刻变成了一群无头猫脚撞来撞去到处找头，他们知道上海到丝都镇的公路不足 100 公里，路面又好，用不着两小时那个叫凯蒂的总经理就会出现。而他们的那个头李镇长已在虹桥机场通过安全检查，走向飞机到北京去参加一个洽谈。

李镇长在“大哥大”电话里把自己的头狠狠地装在这些混乱的猫脚上：“你、你们慌、慌、慌慌、什么，72 个、人一、一个，一个的面，试试，没有没，三天行吗？”

然后他还说了一个诀窍，要他们在面试的地方悄悄地放个录音机，将

面试的问题全盘录下，这样就可以从凯蒂的谈话中了解到张氏集团要寻找吴蚕猫的真正原因，只有发现隙缝才知道往何处下刀子。

总经理凯蒂像空降兵站在镇政府的古银杏树旁，有一个人惊叫起来：什么凯蒂？她就是黄绫绢，我们丝都镇的黄绫绢。原来对方的凯蒂不是美国人，是中国人，是丝都镇人，是几年前出国的黄绫绢。

黄绫绢。黄绫绢呀。

丝都镇认识黄绫绢的人不多，知道黄绫绢的人却不少。

她是吴老太太的外孙女。吴家在丝都镇曾是有名的大户家族。原先镇民只知道黄绫绢大学毕业后分在省旅游局工作，后来出国了。好像是去法国了？还是美国？可为什么是去美国？还是这些天在寻找丝女吴蚕猫时知道其真正的原因。

原镇政府外事办刘主任在电话里提供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情况。刘主任因其丈夫从部队复员回北方，她也跟着去了。昨天那些猫脚们根据猫头意图打电话向她询问一些华侨情况。

刘主任说，记得1979年冬天，有个法国的侨胞来信要求找吴蚕猫，说她从事丝业，精通英法等四国的语言。因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做事的程序比较繁琐比较谨慎，特别对通外语的人。刘主任去公安局查过，丝都镇没有此人的档案。镇领导说得含含糊糊，刘主任也不敢贸然行事，就没有查下去，这事便不了了之。到1991年初夏，又有人来寻找吴蚕猫，是一个姓张的华侨，在美国，说这个吴蚕猫是吴家的女人，是卖丝买丝的丝通事。当时刘主任了解了在册的档案，知道与吴家有关的女人只有三个，一个是吴老太太，叫吴绮丽，80多岁，是个神志糊涂的家庭妇女。另一个是吴老太太的女儿叫钱裳锦，在茧站做过工作。一个吴老太太的外孙女叫黄绫绢，大学毕业后在杭州当导游，三个女人中只有黄绫绢懂外语，像张氏集团要找的吴蚕猫。于是刘主任便告知对方找到了。张氏集团很高兴，出资让黄绫绢去了美国。黄绫绢走后一直没有消息。

事隔八年为什么又要找丝女吴蚕猫了？看来黄绫绢不是他们要找的人。而这次找的规模大决心也大。张氏集团竟然还要投资十亿以上。

刘主任的情况说明一点，首先肯定有吴蚕猫这个人，为了寻找她，张氏集团竟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她对张氏集团一定有着神秘的作用。否则对方是不会如此大动干戈。并与吴家的女人有关。

听说是黄绫绢就是凯蒂总经理，是她来面试，丝都镇人似乎松了一口气。特别是那些准吴蚕猫们。

凯蒂总经理喝了一口茶，起身对这么多的笑脸说：“面试的人来了？那么就抓紧开始，我一个人一个办公室就可以了，不麻烦你们了。”

其实“寻猫会”的猫脚们还是很愿意被麻烦的，怎么办？现在他们的头坐着飞机还在云里转来转去无法联系，就听凯蒂总经理的吧。不管怎么样她不再是过去的黄绫绢，而是凯蒂总经理了，她的话今天就代表着张氏集团，代表着十亿的投资。

进去面试的人不到一分钟就出来了，在外面等候的人，像一群小鱼不约而同地游过去，问她怎么这么快？总经理考什么？她红着脸说声不知道就跑了。又出来一个白着脸说声听不懂也跑了。

等候的人还没弄清考什么，只见人一个一个的移进去就像里面有个考勤机，刷个卡就完成了。几个一来，不免有些人心恍惚，反过来想想，也对，本来只有一个吴蚕猫，前面的轮到了后面的人便就没了机会。考虑的角度一换，结果自然不同，后面的人觉得前面的人跑得越快，对自己越好，自己的可能就越大。

于是看着前人梦烟消云散，后人依然做得辉煌灿烂。

五十五分钟后，面试在见不到吴蚕猫的遗憾与幸运中结束。

这个结局是在凯蒂总经理意料之中的。其实“寻猫会”的猫脚们也不觉特别意外，他们已作好持久战的思想，要一下子把吴蚕猫找到了，还要他们这个什么什么的会干什么。

所以当凯蒂总经理说回上海时，猫脚们也大大的虚情假意，“总经理，丝都镇是你家乡，多住几天吧，看看有什么变化。”

见凯蒂总经理坚决拒绝，他们把脸涂满了遗憾，您放心，我们一定尽快再去找吴蚕猫，请您和董事长美言几句，我们都是一家人。

送走了凯蒂，他们也叹了一口气，其实真的不敢留她，李镇长不在，万一谁说错了什么话，砸了这十几个亿如何担当得起。

接着猫脚们忙着将事先就请来的翻译听录音。凯蒂总经理在面试中反复问的只有三句话，第一个，你会不会喝酒，最喜欢喝什么酒？第二个，这种酒还有没有其他称呼，你会不会酿酒？第三个，你能否说出这种酒的酿法与它的主要成分？

猫脚们听了面面相觑，幸亏拒绝那些熟人要求辅导的请求，要不打死他们也不会想到是这种题目。这根本不是找丝女，倒像在找酒坊老板娘。

今天的面试中绝大多数的人只问了第一个问题，凯蒂总经理就说对不起了。问第二个问题的人不满10个，问第三个问题的人只有3个人。而且是问的人语调懒洋洋，没有人回答。“可能那人已没有了。”凯蒂总经理在自言自语。

猫头在北京的出租车里听猫脚们的汇报，他说了自己的看法，看来张氏的目标不是什么丝女或者酒坊老板娘反正不是女人而是要一种秘方，吴蚕猫这女人掌握了这个秘方。他还说凯蒂的做法很特别也不能小看，要想办法把她砸碎。

李镇长的为官之道就是：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不可能面面俱到，要升官要办事只有一个窍门，那就是看得准砸得狠。比如送礼，什么礼轻情谊重都是胡扯，你像天女散花一个一个地送，好看不中用，有什么事谁来帮你？谁也不帮你！你要集中这些花塞给一个人，情况就会不同，关键的是人要看准，送礼要送得对方神智恍惚，两脚打颤，这样才有用。

这次李镇长来北京也想通过关系了解张氏集团在美国及全球的情况，他早想过了，在一个小小的江南小镇能引进外资十几个亿，是什么样的政绩？就是送掉它一个亿又怎么样？只要事情办成办得漂亮就行。至于以后的事，比如投资的厂或者公司能办得好吗，这些不属于他考虑的范围。

以前的一个总设计师说，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现在怎么样？不管真鼠假鼠只要你咬在嘴上，就说你是个好猫。现在他认为要抓住张氏集团就先砸碎凯蒂，猫脚们说凯蒂总经理已回上海了。李镇长说，你们这几天负责搞到总经理的住处，我从北京回来就直接去拜访她。

汽车开上新大桥时凯蒂总经理看着对面的那吴公桥，下了车。对司机说自己还有件事没办好，让他先回上海，并要保密其行踪。

凯蒂总经理坐在已闲置的吴公桥石阶，细细地抚摸着石缝里探出的密密青草，忆那小时侯过桥的情景，她紧紧地拉着外婆的手。桥上总是人挤人人推人，稍不小心就会被大人的腿们撞得鼻青脸肿，也有小孩被挤到河里的事。

凯蒂这些年来总在追逐利益中脚步匆匆的，偶尔也有那无际的独思，如同今天的此刻。她的脑子里会冒出一丝丝疑惑的云烟：外婆会不会是被人谋杀的？在她的记忆中外婆是一个怪诞而坚强的女人，对生活充满了挑战，为爱或者为恨。是不会伤心得自杀的，也不可能在夜晚一个人瞎着眼睛摸出来跳河的。

这些被她抚摸的石头里流淌了多少人的血泪，她不会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她活了三十多年，留在这桥的记忆就有二十年。

自从那年考上大学，证明她生命的符号们一粮户关系身份证与她一起坐着轮船走了，轮船从吴公桥洞里开过，她指着站在桥顶向她们凝视的外婆，对旁边脸色灰白的母亲说，外婆在桥上。

母亲浑身轻微地颤了一颤，没有回答也没有抬头。后来回忆时她发现自己和母亲的人生色彩是从过桥洞的那刻开始渐变的。

读大学做导游期间她经常回来，可任何一次都不像今天这般伤感，就连几年前她送母亲和哥哥到另一个世界也没有这般铭心刻骨的落寞。

那次她是以丝女吴蚕猫的唯一可能者，离开丝都镇，那时她对吴蚕猫这女人没有什么真切的感受。面对的是她朝思暮想的出国机会，为了这个机会，与她有关的两人死了，一人疯了，一人消失了。

那时的寻找吴蚕猫出现在晚霞消失的时分，很是简单，只要是懂英语的吴家女人。到了美国，她便成了凯蒂。凯蒂只见了张氏集团总裁一面。

总裁是个老头，他问了她几个问题后便失望地耷拉脑袋，再也不看凯蒂一眼，右手无力地挥挥。他认为这个大陆来的女人不是吴蚕猫或者她的后人。

后来张氏集团给了凯蒂一些钱，打发她回家。凯蒂自然不想回国，就去法国留学了。

两年前张氏集团总裁死了，由儿子张约翰接位。也不知怎么的，张约翰又找到凯蒂，谈起寻找吴蚕猫的事。凯蒂自然不会放弃这一交易，为张氏集团寻找丝女吴蚕猫以及她的后人。她也想弄清张氏集团为什么三代总裁都要在任上寻丝女吴蚕猫。

据她了解，第一次是张约翰的爷爷要找，后来，爷爷死了。第二次是她出国那次，约翰的爸爸在找。这一次，也是第三次，张约翰在寻。约翰明确地说：“凯蒂，对我们家族的发展来说，寻找吴蚕猫很重要。只要你能找到她，我可以满足你的任何要求，当然是力所能及的。”

面试的题目是美国总部传来的。凯蒂清楚得记得当年张约翰的父亲与自己见面时也问过类似的问题。难道张氏集团是在找一味配酒的方子？那酒的名称可能为仙龙酒或天龙酒或尖龙酒或田龙酒，这些字的发音在中国南方太湖一带很相似。而这一味酒的配方只有那叫吴蚕猫的女人才知道。如果这个推理存在，那么张氏集团要它有什么用？

凯蒂为此失眠多日，她知道张约翰对要找的人知之甚少，都是他父亲

片言只语的皮毛，而这些皮毛又是在他父亲神智时昏时清时说的。那吴家的女人懂四国语言一头美丽的白发。凯蒂想，张约翰的爷爷认识的女人当然是一头白发了。

凯蒂很自然地想起外婆。她知道外婆会说英语还是在一次回丝都镇与同学用英语通话后得知的。那天她放肆地与同学用英语调笑，放下电话后外婆鄙视地说她的语调是美国的哩语，不正宗不高贵。

吴家是丝都镇上有名的丝商。外婆对吴家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包括亲家和仇家。外婆的一生中都被爱与恨纠缠着，把吴家与丝绕得密不可分。她越想越觉得外婆极有可能是丝女吴蚕猫。那么美国的张氏集团与丝都镇世代代为吴家看守吴公桥的桥亲张家有什么关系？在自己的身上也流动桥亲张家的血。

今天来到丝都镇见到了七十二个伪吴蚕猫后，她的灵魂和外婆的灵魂在此时的吴公桥上碰撞，越发肯定外婆就是吴蚕猫。那么谁会知道外婆的事呢？她想不出，外婆的为人是对谁都好，对谁都不好。她起身往原来的吴家大院走。

吴家大院的原址上站着一家闪烁彩灯的饭店，就像风尘女人在搔首弄姿。凯蒂迷惘地看着满脸透着诡笑的大厅小姐说，“我要住一楼。”

小姐笑得有些让人琢磨不透，对着她叫小姐，“一楼潮湿一般说来是男士住的，二楼三楼舒适也高雅……”她问：“一楼哪一间最潮湿？”小姐说当然是最西边的那一间。她这时候笑了，“我就住最潮湿的。”

进去，凯蒂将门反锁，随意往地上一躺。也许她觉得这样更能接近吴家的先人。吴家作为一种物质存在留给她的只是外婆的叙说，说得如二十一世纪的海底捞月。

地上真的有一阵阵的气息钻进凯蒂的骨肉，感觉不出冷暖。只觉天地像拳头那样把掌上的她捏碎化为并不乌有的白烟，那白烟云来雾去地划出一个人形。